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十三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檀弓上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注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 音義碩音石 子柳曰何以哉注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注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音義粥本又作鬻音育賣也注同 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

母也不可注忠恕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注
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之
也君子不家於喪注惡因死者以為利音義惡烏路反請班
諸兄弟之貧者注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
黨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為利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案檀弓下云叔仲皮學子柳故知子柳是叔仲皮之子知子碩兄者以此云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故知子碩兄也古者謂錢為泉布者解布名也言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然者言其通流有如水泉而徧布貨買天下貨財也而鄭注周禮云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也鄭又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

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案鄭此旨云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故錢邊作五銖字也鄭又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案食貨志云今世謂之笇錢是也邊猶為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大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或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然古又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也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為錢刀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注利己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注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音義蘧本又作璩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拔皮八反徐蒲末反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注剌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音義樂音洛下同一讀下樂五教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剌七賜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蘧伯玉仁者剌文子欲害人良田之事注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常常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注言聲無節音義弁皮彥反孺而

注反孔子曰哀則哀矣注此誠哀而難為繼也注失禮中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音義傳直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識弁人哀過之事而難為繼也者此哀之深後人無能繼學之者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者又廣述其難繼為失也夫聖人禮制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耳豈可過甚皆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答也此之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注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

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尸出尸袒且投其冠括髮注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音義括古活反子游曰知禮注嗤之音義嗤昌之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武叔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游曰知禮者子游是習禮之人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故知嗤之也注正義曰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仇是公子牙六世孫故云公子牙六世孫也云毀孔子者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是也尸出至委貌者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俠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

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云冠素
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云士素
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鄭知然者以喪大
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經大斂
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經案武叔投冠武
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案士
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
去笄纚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
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
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
括髮今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
前為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案士喪禮小斂括髮鄭注
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
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鄭注士喪禮
一括髮之後比至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
說髦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云謂說法

其髦更正括髮非重為括髮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音義卜人師依注音僕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者非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君薨以是舉注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所舉遷尸之人注正義曰知是君疾時者以下文君薨以是舉故知君疾時也知卜當為僕者以卜人無正君之事案周禮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注二

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音義從才用反夫人音扶注同為于偽反注及下注夫為妻同或曰同爨緦注以同居生緦之親可音義爨緦上七亂反下音思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或曰同爨緦者甥既將為非禮或人以為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皆據緦麻正衰非弔服也故云相為服若是弔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肖以為弔服加麻經如朋友然非也凡弔服不得稱服故上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時朋友弔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為服非弔服也注正義曰知同居者以下云同爨緦故知同居也云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若他人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為服不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言甥居外家

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甥居外旁之家遥譏之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趨事貌縱讀如總領之總音義縱依注音總急遽貌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音義折大兮反注同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注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音義躐力輒反惰徒臥反故騷騷爾則野注謂大疾音義騷素刀反急疾貌大音泰一音他佐反下注同鼎鼎爾則小人注謂大舒君子蓋猶猶爾注疾舒之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各依文解之故喪至猶爾者以上喪事欲疾吉事欲舒因上生下故云喪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

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不得怠惰寬慢故喪事騷騷爾過為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若吉事鼎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若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是曉達之貌注正義曰所引詩云者魏風葛屨之詩也魏俗褊薄遺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述而刺之云美好婦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

喪具君子恥具注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注謂絞紟衾冒音義絞户交反後同紟其蔭反冒莫報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此辟不懷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葬用近日則是不思念其親今送死百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今未即辦具

是辟不思親之事也云喪具棺衣之屬者棺即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是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注或引或推重親遠別 音義 遠于萬反 別彼列反

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注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 音義 期音基 疏 正義曰喪服是儀禮正經記者録喪服中有下三事各以釋之其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所以嫂叔無服進在姑姊妹之上者取或引或推二者相對其子服重是引而進之其嫂無服是推而遠

之並云蓋者記人雖解其義猶若不審然故謙而言蓋姑姊妹之薄也者未嫁之時為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為之薄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為之薄注正義曰已子服期今昆弟之子亦服期牽引進之同於已子案喪服傳昆弟之子期報之也此云引者喪服有世父母叔父母期又云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有相報答之義故云報也已子服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二文相兼乃偝或推者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推使疏而斥遠之也言重親解或引言遠別解或推遠別者何乎叔云夫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哀戚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注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注以為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次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己有之事曰反哭於爾次於時立曾子之門故曾子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

知也為猶行也音義知音智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斵注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靧也音義味依注音沬亡曷反斵陟角反縢本又作滕徒登反靧音悔洗面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注無宮商之調音義竽笙音于下音生和胡卧反調直弔反有鐘磬而無簨虡注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音義簨息允反虡音巨植時力反又音值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生之事之死而致死之者之往也謂生者以物往送葬於死者而致死之意謂之無復

有知是不仁之事也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者謂以物往送葬者而雖死猶致生之意是不知之事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者聖人為教使人子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測也成善也故為器用並不精善也竹不善用謂竹器邉無縢緣也何胤云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器不成是不死不生也瓦不成味者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為沬也瓦不善沬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斵者斵雕飾也木不善斵鄭注云味當作沬沬靧也靧謂靧面證沬為光澤也琴瑟張而不平者亦張弦而不調平也竽笙偹而不和者亦偹而無宮商之調和也有鍾磬而無簨虡者簨虡縣鍾磬格也亦有鍾磬而不用格縣掛之鄭云不縣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廞筍虡明知有而不縣之也云横曰簨植曰虡者虡距也以用力故曰虡也注正義曰之往也者謂生者以物往送死者故何胤云

言往死者處而致此死之者之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用情則不仁不可行於世也往死者處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捨此二塗不仁不知之間聖人之所難言付之不測之竟言無知與有知者即下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神明者微妙無方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注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音義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孫音遜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注貧朽非人所欲音義朽許久反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

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注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音義有為于偽反下為桓司馬為敬叔則為之注為民作為嫁母皆同向式上反戌音恤魋大回反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注靡侈音義侈昌氏反又甲氏反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

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音義朝直遥反注同僖許宜反

閲音悅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注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注將應聘於楚音義應應對之應蓋先之以子夏又

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注言汲汲於仕得禄

音義汲音急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各隨文解之有子問於曾子者此孔子卒後弟子相問冀有所異聞也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有子問於曾子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者以曾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云如是之語非君子之言也夫子既是君子必不為此言時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二事報有子者以喪死俱為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既言喪欲速貧遂言死欲速朽案此速貧在前速朽在後而下子游之對先云死欲速朽後言喪欲速貧隨孔子所見言之先後也且孔子為中都宰之時制其棺椁不用速朽其事在前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貧亦隨夫子之事前後昔者夫子失魯司寇者案世

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過匡邑匡人圍之又復去過蒲又反於衛又去衛過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跡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衛既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殺竇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衛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絕糧乏食七日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孔子年六十三是魯哀公六年以此言之失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失魯司寇之後將往之荆則哀公六年之荆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彼注云魯人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

十六歲云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者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也昭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桓司馬者案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起起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雖是巢之弟故云向戌孫也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相事此云司寇者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為司空者為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孔子為小司寇崔解可依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注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注以其不外交音義繆音木竟音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注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音義焉於虔反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注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注明不當哭於是與哭

諸縣氏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鄰國臣之法注正義曰案世本成子常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鄭依世本知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注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注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注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注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注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

器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為死為生之事各隨文解之曰夏后至親乎此以下是原憲所說並非也其言夏后氏所以別作明器送亡人者言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送亡人者祭器堪為人用以言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以者憲又言周世并用夏殷二代之器送亡者不知定無知如夏為當定有知如殷周人為之致惑不可定者故并用送之是示於民疑惑不定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者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者曾子鄙憲言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為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為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言為

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兼用之非為疑可知故不重說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為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者曾子說義既竟又更鄙於仲憲所言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貧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然憲子言三事皆非而曾子此獨譏無知者以夏后氏尤古故也譏一則餘從可知也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注木當為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音義木音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子游曰其大功乎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

功是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同母異父昆弟死著服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不云自狄儀始者庾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故不云自狄儀始也注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常常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為朱也言春秋作戍者定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是也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者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乎乎是疑辭也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為同母凡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凡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

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為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為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以為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元說是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注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注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

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注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愼哉注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音義襚音遂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出嫁母之喪行禮之事注正義曰子思孔子孫者孔子世家文鄭言之者以下云子聖人之後故具言之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絶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絶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

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謂財足以備禮者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是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音義璅息果反依字作瑣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音義滕徒登反為于偽反下及下注為人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之事各依文解之瑣縣子名據所聞而言也古者不降所聞之事也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

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族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庾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滕伯文者謂滕國之伯名文為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為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注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音義鞏恭勇反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注此孝子之事非所託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屬

子以死事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后木云孝子居喪之禮吾聞之於縣子云夫居喪不可不深思長慮也孝子既深思長慮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既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則亦當然然猶如是我死亦當如是縣子之言買棺外內易也注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世本云革此云犂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則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言買棺外內滑易者此是孝子所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音義帷意悲反小斂之奠子

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注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注末世失禮之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小斂失禮之事各依文觧之曾子曰於西方者依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謂將為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曾子之言失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注正義曰知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帷乃云方亂明為動揺尸柩故帷堂案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懐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也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東尸今曾子言西方故為非也云大斂奠於堂乃有席者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

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答趙商堂當為室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注非時尚輕涼慢禮音義綌衰去逆反麤葛也下七回反繐音歲布細而疎曰繐涼音良疏正義曰此以下論縣子非當時人尚輕涼慢禮之事綌葛也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記當時失禮多尚輕細故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繐布為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注滅蓋子蒲名子皐曰若是野哉注非之也唯復呼名子皐孔子弟子高柴音義皐音高哭者改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滅子蒲名子蒲卒哭者呼其名故子皐曰若是野哉野

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兾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而此家哭獨呼滅子臯深識之故云野哉也非之乃改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注沽猶略也音義相息亮反沽音古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沽麄略也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道而杜橋家母死宫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麄略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注不以吉服弔喪音義易音亦徐以豉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易服小斂後不得吉服弔之事但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記

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識當時之事故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時多失禮唯孔子獨能行之故言之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注惡乎齊問豐省之比音義稱尺證反有亡皇如字無也一音無下同惡音烏注同齊才細反又如字注同省所傾反比必利反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注形體音義毋音無還葬注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音義還音旋斂力驗反縣棺而封注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音義縣音玄封依注作窆

彼驗反徐又甫鄧反碑彼皮反綍音律堋北鄧反人豈有非之者哉注不責於人所不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問送終所須當辦具也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稱猶隨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言若必隨家之有無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夫子曰有毋過禮此答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此答貧家也亡無也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綍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綍故注云不設碑綍不備禮注正義曰春秋傳作堋者案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

塴弗毀則日中而塴杜注云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塴下棺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注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音義賁音奔人名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音義汰本又作大音泰自矜太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曰諾者子游知襲在牀為是故以許諾之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言凡有來諮禮事當據禮以答之今子游不據前禮以答之專輒許諾如似禮出於己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識之曰汰哉當言禮也言諾非禮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注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音義醯呼兮反醢音海甕烏弄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宋襄公失禮之事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案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周襄王之姊使甸師攻而殺之則宋襄公夫人卒在襄公後其年極多此得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之時故得葬之其後取夫人是襄王之姊死在襄公之後義不相妨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者曾子不識器之多但識其實為非也言既曰神明之器當虛也故譏云而又實之也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若此大夫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

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則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孟獻子之喪注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夫子曰可也注時人皆貪善其能廉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注曾子言喪禮袒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録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貪利之事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

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也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皇氏以為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為獻子家臣為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成子高寢疾注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注覲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音義遺于季反又如字革紀力反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

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注不食謂不墾耕音義墾苦狠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注正義曰知齊大夫者以其有慶遺入請齊有慶氏故知是齊大夫齊有國子高故知姓國又見齊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國氏以此知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注衎爾自得貌為小君惻隱不能至音義衎苦旦反注同為于偽反下為之殷為其久為君服同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注仁者不厄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服小君儀容之事上

子夏問居君之母與妻之喪此居處言語是夫子荅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略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注言皆所以為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音義邃先遂反難乃旦反見如字又賢遍反反壤樹之哉注反覆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音義壤而丈反復扶又反舊音服非大音泰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當封壤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注正義曰

唐虞以上謂之大古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今既封樹故云怪不如大古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注與及也音義燕烏田反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注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音義壟力勇反

見若坊者矣注坊形旁殺平上而長音義坊音防殺色戒反下同

見若覆夏屋者矣注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音義茨徐在私反茅覆屋廡音武卑如字又音婢

見若斧者矣注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

斧者焉注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音義狹戶甲反易以豉反馬鬣封之謂也注俗間名音義鬣力輒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莫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音義斷音短下同上時掌反下以上同廣袤古曠反下音茂徐又亡侯反尚行夫子之志乎哉注尚庶幾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夫子封墳之法燕國人聞葬聖人恐有異禮故從燕來魯觀之舍於子夏氏舍住也燕人來住子夏家也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

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然公西赤為志徧用三王禮子夏謂葬聖人與凡人不異者今謂聖凡相葬禮儀不殊而孔子葬異此是賢葬聖師别自表義不施世為法而子夏恐燕人學斆此禮故懸而拒之云其禮本應如一也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者此處可共是許燕人學之故備陳其教以赴遠觀之意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既已語燕人無觀又此歴述孔子之言者欲以此語與燕人為法封謂墳之也若如堂基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堤也堤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言又見有築墳形如坊者也見若覆夏屋者矣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又言見其封墳如覆夏屋唯兩下而殺卑而寛廣又見封如斧之形其刃鄉上長而高也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焉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

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今一日而三斬板子夏前述明夫子語又引今會古竟更述其今葬孔子既是從斧之墳今一日者謂今作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不假多時於一日之中而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立後復內土於板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徧如此其墳乃成故云今一日而三斬板也而已封者為三徧設板築板而止已其封也故鄭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但形旁衺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以合周制也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者尚庶幾也言今一日三斬板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以示燕人注正義曰知板蓋廣二尺案祭義曰築宮仞有三尺是牆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為堵則板廣二尺故五板高一丈也知板長六尺者以春秋左

氏說雉長三丈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按五堵而為雉則堵長六尺故詩箋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知蓋高四尺者以上合葬於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斜殺唯高四尺耳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引詩縮板以載是大雅綿之篇也引之者證縮為約板之繩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于三板記似誤者孫毓云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原葬墳同無足怪者

婦人不葛帶注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經而已疏正義曰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經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而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經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經首經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為之殷奠疏正義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

既葬各以其服除注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疏正義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

池視重霤注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

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為之音義重直容反衣于既反疏正義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為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而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為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為椑注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音義椑蒲歷反徐庚益反親尸棺杝音移著直略反兕徐里反歲一漆之注若未成然音義漆音七藏焉注虛之不

令音義令力政反本又作合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為棺之事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杝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即位而造為此棺也椑謂杝棺親尸者也古者天子椑内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杝在内以親尸也歲一漆之者雖為尊得造交未供用故不欲即成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藏焉者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虛之不令者令善也言若虛空便為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本為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土既不合覆不欲令人見故藏焉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注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音義楔悉節反綴竹劣反又音竹衛反飯煩晩反唅也父兄命赴者注謂大

夫以上者士主人親命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之事復招魂也楔柱也招魂之後用角柶柱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綴足者復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飯食也設飾者謂襲斂遷尸之時乃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者謂小斂時並作者作起為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以帷堂故云並作父兄命赴者亦復後之事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何以然尊許其病深故使人代命之也雖代命之猶書孝子名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注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禮備復處又多自小寢以下明招魂處

所也君王侯也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者所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脩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隷僕復之故祭僕云復于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隷僕云復于小寢大寢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四郊則夏采復之故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天子之事也其諸侯復則小臣故喪大記云小臣復案周禮內小臣職小臣上士四人案雜記云復西上注各如其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則小臣不足明更有餘官又復人雖依命數復處既多則復人不足當於此復了更轉嚮他處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注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

為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音義剝邦角反與音餘下同倮力果反謂不巾覆也埃音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剝猶倮露也言喪奠脯醢不復設巾可得倮露與是語辭謂喪不倮露奠者為有祭肉也無祭肉即得倮露注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小斂既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案既夕禮柩朝廟重先奠後奠設如初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為其在堂恐埃塵故雖脯醢亦巾之此文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注木工宜乾腊且豫暴材椁材也音義腊音昔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禮須豫暴之事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而布材與明器者

布班也材謂椁材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見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須豫暴之也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是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注陰陽交接庶幾遇之音義逮音代或大計反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正義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絶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必知其反也者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為君所使服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為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

告反必面之義也注正義曰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者禮運云三年之喪朞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為為之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哭而使非正禮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音義縓元絹反淺赤色今之紅也緣悅絹反下注同薰本又作纁許云反

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注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音義要絰一遥反下注小要同下大結反絇其俱反屨頭飾瑱吐練反

鹿裘衡長袪注衡當為橫字之誤也袪謂褎緣

袂口也練而為褎橫廣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音義衡依注作橫華彭反下衡三同袪起魚反一音邱據反褎本又作袖音徐秀反袂面世反袪裼之可也注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音義裼音昔麛音迷本又作麑同鹿子也豻音岸胡地野犬絞户交反疏正義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黃袷裏也縓緣者縓為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絰者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葛絰唯餘要葛也繩屨者謂父母喪菅屨卒哭

受齊衰薊蒯蔍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角瑱者瑱充耳也人君平常吉用玉為之以掩於耳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為之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為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鹿皮色白與裘相宜也衡長袪者衡横也袪褎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狭而短袂又無袪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横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也練而為裘者為猶作也前時已有裘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横廣之又長之為袪更新造之又加此三法也袪裼之可也者裼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横長又有袪為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粢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内有練中衣中衣内有裼衣裼衣内有鹿裘鹿裘内自有常著襦衣注正義曰纁是赤色也其色華美黄雖是正色卑賤於纁爾雅釋器云二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者在外故云

明外除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者棄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唯云人君有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引玉藻曰麛裘青豻者以此經鹿裘直云裼之可不知裼用何衣大者曰鹿小者曰麛同類之物麛裘既用絞為裼則鹿裘亦用絞乎乎者疑辭然麛裘用青豻為褎則鹿裘之褎亦用青豻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注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注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注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者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血兄弟雖緦必往若其非兄弟骨血疎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

平生所共知識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死者與我有恩舊也皇氏以為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一一就弔之未知然否故兩存焉

天子之棺四重注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音義重直龍反注皆同邃雖遂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注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音義被皮寄反注同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皆同此音杝棺一

注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音義杝羊支反木名椵徒亂反梓棺二注所謂屬與大棺音義梓音子屬音燭四者皆周注周帀也凡棺因能溼之物音義帀本又作匝同子答反能溼乃代反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注衡亦當為横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音義衽而審反又而鴆反髹又作髤許求反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音義題徒低反頭也湊七豆反聚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以下棺椁厚薄長短之事天子之棺四重者尊者尚深邃也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為一重也又杝為第二重也又屬為第三重也又大棺為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次而差之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杝屬大

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杝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杝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椑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之三寸餘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除椑四寸餘合一尺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耳故庶人四寸矣而天子卿大夫文不見有通者云天子卿大夫並與列國君同若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也喪質不得依吉時祭服也若吉時祭服則天子臣與諸侯同然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不設屬椑非也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溼故最在裏近尸也杝棺一者椵也材亦能溼故次皮也杝唯一種故云一也諸侯無革則杝親尸也所謂梓棺也即前言君即位為椑是也杝即椵木鄭引爾雅曰椵杝一物二名名椵又名杝也梓棺二者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

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則喪大記云屬六寸大棺八寸也四者皆周者四四重也周帀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唯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横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旣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為小要也柏椁者謂為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黄腸為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具之注正義曰衽或作漆或作髹者經之衽字諸禮記本或有作漆字者或有作髹字者以端者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内知

其方蓋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椁材從下即題湊郭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蓋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也**音義**紂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為于偽反下文及注為其變皆同衍以善

反

或曰使有司哭之注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注蓋謂殯歛之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哭諸侯之事或曰使有司哭之者或人云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耳非也為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令哭諸侯故食不復奏樂也此不以樂食者蓋謂殯歛之間鄭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諸侯五日殯也然諸侯為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畢不得同王也注正義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者薨在本國天子遙哭之不親見尸柩不服緦衰弔而服爵弁純衣純衣緆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注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

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為龍音義菆才官反輴勑倫反轅音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注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音義黼音甫刺七亦反縿音消幕音莫天子之禮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菆塗為古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故云龍輴也以椁者亦題湊菆木象椁之形故云以椁加斧于椁上者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菆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故云畢塗屋鄭云菆木以周龍輴者謂叢衆木直壘周龍輴至上乃題湊則諸侯至上不題湊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音義別彼列反注同朝直遥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天子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異姓者鄭注周禮云王昏姻甥舅庶姓者謂與王無親者此言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位就同姓之中先爵尊耳與此無別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誄其行以為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

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音義誄力軌反者巨支反相息亮反注同父音甫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為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為誄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也莫無也相佐也言上天不置孔子故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嗚呼哀哉者傷痛之辭也尼父者尼則謚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稱稱字而謚之尼父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注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音義大縣郡縣之縣厭于葉反注同大音泰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后土社

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為國致憂之事國亡大縣邑者亡失也國之軍敗亡失土邑也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者公孫也士喪禮云公卿大夫繼主人鄭云公大國之孤四命者是也厭冠喪冠也國既失地是諸侯無德所招故諸臣皆著喪冠而哭於君之大廟三日也失地為先祖所哀故在廟也君不舉者舉謂舉樂也臣入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者后土社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然二處之哭鄭皆不非未知孰是庾蔚云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案庾蔚及前通合而為用也

孔子惡野哭者注為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呼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音義**惡烏路反銜枚上音

咸下木杯反呼火故火胡二反疏正義曰哭非其地謂之野為變衆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稅謂遺于人音義稅始銳反謂以物遺人也遺維季反疏正義曰此論人子之法也稅人謂以物遺人也未仕未尊則亦不敢專家財餉人也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必稱父兄以將遺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注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哭踊之事備盡也國君喪羣臣則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為畢也所入有前後必相待

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
踊須相視為節故俟齊也

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音義縞古老反注同紕避支反是月禫徙月樂注言禫明月可以用樂音義禫大感反樂音岳疏正義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故小記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縞是月禫徙月樂者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為也此非當月所受樂若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

君於士有賜帟注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音義帟音亦共音恭本亦作供疏正義曰賜

恩賜也帟者幕之小者也大夫以上喪則幕人職供之也士唯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帟也

禮記注疏卷八

禮記注疏卷八考證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注名拔○臣召南按注据世本名拔陸氏音蒲八反是也朱子論語集註作公孫枝以字相近而誤

食於有喪者之側○應鏞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夫子制於中都注疏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臣召南按太宰職云設其參傅其伍注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此文當作太宰職注云

刊本誤脫注字耳

夫明器鬼器也疏故用恭敬之器空空空送之○臣名南按文義與上段相對此句當作故用人器送之刊本因誤有重複致誤有闕文耳

仲梁子注魯人也○臣名南按仲梁子是六國時魯人詩定之方中注引仲梁子正義曰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小歛之奠○臣名南按此自為一章舊本誤接仲梁子

下

讀賵○此亦自為一章注下應有疏而無之刋本遂接

孟獻子章而誤錄其疏於下

賓客至無所館○此亦自為一章刋本因無疏誤接上

章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句與人之葬聖人也句子何觀焉

○臣名南按此鄭注句讀也疏引王肅曰聖人葬人

與屬上句則與字音餘義勝於鄭故陳澔從王肅讀

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臣名南按字非謚也鄭注太曲左傳疏曰此傳惟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惟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為之謚故書傳無稱焉鄭注禮記云因其字以為之謚謂孔子為尼父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謚遂復妄為此解按穎達此疏可謂直糾鄭違矣本文疏乃復依阿鄭氏不言其失何耶又按鄭言因字為謚既以誤讀左氏衆仲之言復

因穀梁說孔父為字謚遂疑與尼父相類然孔父非謚先儒已早疑穀梁矣謂尼父即謚可乎

禮記注疏卷八考證

謹案第二頁前一行疏案鄭此旨云五銖者刊本
旨訛者今改
前五行疏今世謂之笮錢是也諸本笮訛筰據宋
本改
後七行疏獻公生成子常刊本監本毛本常訛當
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疏反哭於爾次下諸本衍者字又
故曾子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諸本脫子字

並據宋本刪增

第八頁前六行音義又音値刋本値訛植據釋文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䟽成子常刋本常訛當今改

第十三頁前三行䟽祭器堪為人用諸本器訛祀據宋本改

前八行䟽刋本闕仍貯食三字據宋本補

第十四頁前五行䟽衛獻公生成子常刋本常訛

後八行疏以解銘旌諸本銘訛節據宋本改

第十八頁前七行疏俱是桑主諸本桑訛喪據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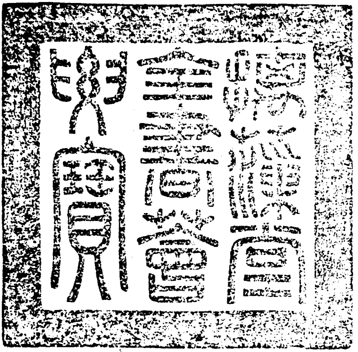
後七行疏范甯云諸本甯訛人據宋本改

第三十四頁後三行注専猶司也諸本司訛同據宋本改

第三十五頁後七行疏悼子紇生平子意如刊本紇訛紀今改

第三十八頁前八行疏此之謂禮生於哀樂也諸本脫禮生二字據宋本增

第四十頁前五行疏此謂以至仁攻至暴諸本仁訛勝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貢生臣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檀弓下

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注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音義適丁歷反下及下適室同長殤丁丈

反下及注同下式羊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皆下戶嫁反殺色戒反遣棄戰反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遠于萬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君者五等諸侯也今此謂諸侯適子在長殤而死故云君之適長殤也車三乘者遣車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臑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謂之遣車然遣車之形甚小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是言父母方將遠去亦如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但遣車之遣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惟諸侯既七乘降殺宜兩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

之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故君之適長殤車三乘也中則從上若下殤則一乘也公之庶長殤車一乘者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一乘故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二故一乘也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並不得也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禮三命始賜車馬然諸侯大夫再命而下則不合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者以其身爲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約鄭注雜記云則士無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畧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

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下士也諸侯及大夫之子熊氏云人臣得車馬賜者遣車得及子若不得車馬賜者雖爲大夫遣車不得及子案此經云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則大夫之身五乘下云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二文正同但此總爲殤而言之故言其子下文爲晏子大儉故舉國君及大夫之身本無及子不及子之義橫生異意無所證據熊氏非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一乘當苞一个士無遣車既夕禮苞三个者亦是豊小殺大禮之義若服虔之意視牢具者視饔餼牢具故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饔餼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注正義曰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君相對故爲此解若文無所對嫡與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鄭引喪服傳云大功之殤中

從上者謚此遣車亦中從上也必知然者服是生人所著哀念死者車亦生者所有被及亡人車服雖殊皆緣生者之事故車馬與服同中從上若其瓦棺堲周之屬本爲死者中殤年實童幼故從於下盧植以爲遣車亦中從下非其宜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爲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既被君命故稱達官也既達於官而貴有其職此對不達者爲長故云長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故云諸達官之長杖也不云衰從可知也注正義曰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爲國君鄭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

官者案彼注郎是不達者也皆謂凡是庶人在官者若其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近臣閽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爲大夫之君服斬與杖但衆臣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注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如是者三君退注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注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音義朝直遙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君必親往弔於殯宮謂就殯宮以弔孝子弔禮既畢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引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故如是者三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便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將發之時亦如柩出殯宮命引之三步如是者三之事故云朝亦如之君弔或晚不及朝廟之時朝廟已畢柩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其平生次舍之處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故云哀次亦如之注正義曰知此是殯宮者以下云朝及哀次以朝廟及出大門哀次之事此文在其前以事前後故知是殯宮也云出謂柩已在路者對宮中未行今已出殯門將往嚮廟謂之在路賀瑒以路謂載柩之車義亦通也鄭嫌退謂逡巡沮退故

云退去也云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者以禮成於三故知凡爲九步也鄭必分明言九步者以經上云引之三步則止下云如是者三恐別更爲三通前爲四十有二步之嫌故明言九步也九步既停君又須命引之則當四命也或可君既三命柩雖三步暫停孝子更須有事君即退也君於大夫恩義或有厚薄或弔有早晚故云君弔不必於宫也宫謂殯宫也從上可知也知朝是喪朝廟者朝與哀次相對故知朝廟也柩之朝廟今日至廟明日乃去此弔謂明日將去之時故有命引之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者以覲禮諸侯受次舍于廟門外明大夫大門外亦有賓次也然主位在門東孝子必哀門西賓次者以平生門東待賓客無次孝子見門西張次之處而哀故云哀次云君或於是弔焉者以君弔正禮當於殯宫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避逅於是弔焉故云或或是不定之辭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注氣力始衰音義疆居良反本又作疆下越疆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所以特不許越疆而弔人者五十既衰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哀憊故不許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注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强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音義蟜居表反蟜固人姓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申銳反下同見賢遍反矯居表反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注時無如之何

佯若善之表猶明也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注明已不與也點字晳曾參父音義點多忝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晳星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季武子無禮蟜固正之事武子魯之執政上卿時人畏之事之如君入其門皆說衰唯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武子謂武子曰我所以著齊衰而入者以此著齊衰之道將亡絕矣以時人畏爾入門者皆說齊衰故此著齊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絕又語武子若依正禮士唯入公門乃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言將亡者其時鄉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故云將亡將亡者未絕之辭武子既得蟜固之言心雖恚恨身既寢疾無奈之何乃佯言若美之汝之所言不亦善乎所以善者若失禮顯著凡人皆知若失禮微細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今說齊衰失禮之微汝能知之是君子之人故云君子表微及武子之喪曾點慕蟜固之直

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慼注正義曰知是上卿專政者左傳文云國人事之如君者入君門說齊衰今入武子之門亦說齊衰是與君同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入公門亦不說之具在下曲禮疏云蟜固能守禮不畏之蟜失俗也者謂失禮風俗蟜而正之據鄭此言則蟜固人之姓名其字從虫若蟜正之字從矢熊氏云或有人矯武子固陋對文不知一何甚也知非實善云佯善者其實善則尋常不合說齊衰故知佯若善蟜固也心實不善而佯善之是無如之何凡外貌爲陽內心爲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爲陽故史記韓非說難云陽收其身而實疏之陰用其言而顯棄之是也此陽或言佯者字相假借義亦通也點字晳曾參父者此史記仲尼弟子傳文彼文點字作蒧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

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音義擯必刃反本又作儐同後放此爲于僞反下亦爲爲之變同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音義日人一反樂音岳又音洛注同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注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注以全哀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音義引音胤注同車索壙苦晃反又音曠後同紼音弗棺索贏音盈喪公弔之必有拜者注往謝之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注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注示亦爲執事

來主人曰臨注君辱臨其臣之喪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注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注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哭之禮各依文解之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當事當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正有事而至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得出也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此是凡弔之法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葬者必執引引柩車索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者及至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遥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喪謂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

主後必有以次疏親而往拜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而往拜之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他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故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云拜君命是也弔曰寡君承事者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君來之辭也弔爲助事故雖君之尊亦稱承事也主人曰臨者主人辭謝之曰君屈辱降臨某之喪文稱寡君應是弔他國之臣上承公弔之下則是已國之臣稱寡君者以其示欲供承喪家之事故謙言寡君此謂大夫之喪也若弔士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君遇柩於路者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簣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既有民臣之恩以此使人弔故鄭答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故此云兼臣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者不受弔者

謂不爲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言不受弔不可以賤者爲有爵者喪主也注正義曰此出者正謂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故士喪禮云唯君命出鄭注云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始喪哀戚甚在室是小斂以前不爲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延大夫而入絕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始來則亦絕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注云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引士入然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是也此云不當事則爲大夫出於士雖不當事則不爲之出然士喪禮既小斂以後主人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得出拜士者以主人將襲經於序東因降階而拜之

非故爲士而出拜之不當事爲大夫出謂出迎至庭若大夫退則出送於門外故士喪禮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鄭注云廟門外也廟門謂殯宫門也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羸者羸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羸長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羸數外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注以其正也子爲主袒免哭踊注親者主之音義免音問夫入門右注北面辟正主音義辟音避下辟難同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注狎相習知者音義使色吏反又如字狎户甲反父在哭於妻之室

注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子爲主者子已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已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卽哭妻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爲喪也子既爲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嚮哭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爲主在阼階下西嚮父不爲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爲主之處也鄭又所以知父必北面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而禮本多將鄭注北面爲經文者非也案古舊本及盧王禮亦無北面字唯鄭注云北面耳庾蔚

亦謂非經文也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所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事明為主在子不關已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為主使人立於門外也故鄭注云不以私喪干尊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者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此云子為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知者以其上文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注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注近南者為之變位音義近附近之近

同國則往

哭之注喪無外事疏正義曰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言近南爲之變位以其尋常爲主當作阼階東西面令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必知西面者案士喪禮朝夕哭衆主人衆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下云同國則往哭之上云聞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注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音義與音餘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

之事注正義曰以其無服非之者言曾子與子張無
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也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注悼公魯哀公之子音義悼音道子
游擯由左注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
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
擯侑音義擯必恐反注同相息亮反下同詔音照侑音又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
曰擯在客曰介注正義曰庾蔚云相主人以禮接賓皆
謂之擯亦無常於吉凶鄭以爲相侑喪禮據此事而言
之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云喪禮廢亡時
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者
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案立者
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今擯者居

右也若於喪事則惟賔主居右而已自居左而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賔居右已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身擯侑者引孝經說證擯是相侑也孔子身爲君作擯侑故論語云君召使擯是也

齊穀王姬之喪注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音義穀音告又古毒反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注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内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

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音義爲之

于僞反下及注同王如字徐于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爲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云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人解之云王姬周女也命魯爲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爲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人解云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故爲之著大功之服此或人之言乃爲二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是一非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是二非也注正義曰案莊公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襄公夫人莊二年經書王姬卒是來告魯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春秋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爲之主者卒之也案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下云王姬歸於齊是由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

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内女故服大功也云天子爲之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其女反爲兄弟爲諸侯者亦大功以喪服女子出嫁爲兄弟大功故也案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注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音義重直龍反注及

下皆同難乃旦反翟音迪本又作狄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注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注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稺也音義儼魚檢反本亦作嚴同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孺如樹反後同稺直吏反本又作稚同以告舅犯注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注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注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

說之孺子其辭焉注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注謝之音義與音預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注他志謂私心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各依文解之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出門則應遂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言且者非特弔耳且者兼有餘事使者且更言曰稱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禍交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代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為言辛苦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欲使重耳從其

言故云孺子其圖之父死之謂何者言父身死亡謂是何事正是凶禍之事既是凶禍豈得又因此凶禍以有爲已利欲求反國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爲無罪公子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敘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敘其弔意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之憂慮欲納於我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屈辱君之義事乎言已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國之義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爲宜故云義也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音義稽音啓顙桑黨反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音義顯依注音韅呼遍反徐苦見反使色吏反縶陟立反後同

穆公曰仁夫公子

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音義夫音符遠于萬反疏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哭而起則愛父也以其愛父故起若欲攀轅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注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縶者並國語文云縶弔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人苟入歸祭宗廟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人之所懷案國語之

說曳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形曳吾而起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音義**歜昌燭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注正義曰知穆伯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者世本文知敬姜是文伯歜之母者下文云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又國語云敬姜自績文伯諫之是也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褰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

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答陳鑑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注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疏正義曰此一節記人總論孝子遭喪所爲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之事各依文解之喪禮哀戚之至也者言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哀之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爲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筭裁節其哀也故下文辟踊哀之至有筭爲之節文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故下文云慍哀之變也所以必此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注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音義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祠音詞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注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注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音義鄉本又作嚮同許嚮反疏正義曰始死招魂復魄者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心焉言招魂之時於平生館舍求魂欲反又於五祀禱請求之復與五祀總是所禱故云禱祀之心焉以總結之又解復魄之時冀望魂神於幽處而來所以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又解望幽所在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注正義曰招魂者是六國

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䰟之篇禮則云復𥴨精氣反復於身形分禱五祀者旣夕禮文直言乃行禱者謂非直招䰟兼有分禱俱是求神之義言分遣其人以禱五祀五祀博言之耳士唯二祀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注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疏正義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爲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爲痛之甚此拜稽顙拜文在上以周禮言之將拜稽顙或云下文殷周並陳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故先言拜也注正義曰隱痛釋詁文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注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音義飯扶晚反褻息列反疏正義曰死者旣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

其口既不忍虛其口所以不用飲食之道以實之必用米貝者以食道褻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褻故用米貝美善焉耳飲食人所造作細碎不潔故爲褻也米貝天性自然爲美凡含用米貝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故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又云祝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則是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士用粱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與是天子飯用黍也其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王含王鄭注云飯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案士喪禮貝三實于筓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筓竹器名是士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公羊云天

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又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或是異代禮非周法也

銘明旌也注神明之旌音義銘音名旌音精以死者爲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識之注不可别形貌不見音義别已彼列反注同本或無已字非識式至反皇如字愛之斯録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注謂重與奠也與音義重與奠也與音如字一本作重與奠與二與並音餘重主道也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主綴重焉注綴

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

音義綴竹劣反又竹衞反聯音連縣音懸

周主重徹焉注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疏正義曰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畧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赬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愛之斯錄之矣者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此也故於此爲重以存錄其神也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以此一經爲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此愛之斯錄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耳亦得總焉於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爲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銘旌以

義得兩通故鄭彼此二解重主道也者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主重徹焉者謂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爲異也注正義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祏主鄭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

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日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縣諸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旣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旣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毁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案旣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旣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

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于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注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注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音義齊側皆反疏正義曰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

奠置于地故謂之奠也悉用素器者表主人有哀素之心旣因用素表孝子哀素遂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旣見親終于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如生存之有齊敬今死亦齊敬故云亦也注正義曰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知經中祭祀非尋常吉祭者以上下所論皆是喪事不應吉祭廟在其間其實吉祭主人亦有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音義辟踊婢亦反下音勇算桑亂反疏正義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

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

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疏正義曰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爲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音義括觀闊反慍庾皇紆粉反積也又紆運反怨恚也徐又音鬱去羌呂反下及注去樂去桃茢並同衰七雷反侈昌氏反下彌世反疏注正義曰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經以麻爲環經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

經用曷不以麻故云交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經者素謂素帛爲弁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以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也者以受服者無文故鄭解不定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爲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侈袂者證既服弁經其衰亦改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爲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沖云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經之衰亦是弔服也案喪服改葬尚服緦麻今葬服錫衰

其義疑也有敬心焉注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音義衰所追反疏注正義曰案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非如春秋之踰年也若以爲踰年言之則三月死至四月是亦踰時穀梁傳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豈三月行不至四月即須反故知不然也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注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音義冔況甫反疏注正義曰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冔故知俱象祭冠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尊者奪人

易也歠歠粥也音義歠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爲其于僞反下注爲父母爲有凶爲人甚同食音嗣易以豉反粥之六反後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歠者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旣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音義處昌慮反下同

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注親所饋食之處音義養徐羊尚反疏正義曰謂葬窆訖反哭升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于親所行禮之處行禮者謂平生祭祀

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于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注哀痛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注封當爲窆窆下棺也音義封依注音窆彼驗反下同疏注正義曰知非既封土爲墳者以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明殷亦然且殷既不爲墳故知封當爲窆

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音義慤本又作殼苦角反注及後同疏注正

義曰廟是親之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爲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是甚極今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注北方國北也音義首手又反疏正義曰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注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疏正義曰既封謂葬已下棺鄭不破宇者從上可知也云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案士虞禮記

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

旣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音義舍奠音釋注同疏正義曰此謂旣窆之後事也有司修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爲左孝子先反修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于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云朝葬日中

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注正義曰鄭恐奠墓有司未歸即非虞祭故云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必知歸始虞者以經云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是奠墓者廻反日中而虞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者證葬畢奠墓案周禮冢人爲尸謂祈禱不同者以言凡祭墓凡者非一諸祭皆是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注弗忍其無所歸音義離力智反下同

是日也以虞易奠注虞喪祭也**卒哭曰成事**注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

疏注正義曰既虞祭之後至於卒哭其卒哭祭辭蓋曰成事所以稱蓋者以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

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爲解又稱蓋以疑之以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雜記云内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謂之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柔日者鄭注士虞禮云柔日陰陰取其静最後一虞用剛剛日故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注云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

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旣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解旣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成也故此下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謂不成正禮赴葬赴虞是也崔又一解虞後卒哭之前不可無祭亦以剛日接之恐此解非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卒哭吉祭音義易以豉反徐音亦明日祔于祖父注祭告於其祖之廟音義祔音附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音義比必利反疏正義曰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據得常正禮

此經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篇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賖不可無祭謂之爲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來必於是日接謂于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謂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注正義曰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此經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案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哀薦曰成事鄭注云他用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則虞與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耳如鄭此言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而言之云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雖所行三事虞卒哭及他之下鄭意惟屬於他故引來爲注其依時

葬及虞者後去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崔氏一解云雖依時葬虞後至卒哭仍以剛日接其義恐非也喪服小記云赴葬者據士故云三月而卒哭此經亦據士故云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為接祭至常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云成事焉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注期而神之人情音義期音基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為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音義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注周禮云苕埽惡烏路反注及下注同凶邪似嗟反下注同萑音完苕大彫反

所以

異於生也注生人無凶邪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所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今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注正義曰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言而往未襲也是鄭意所加之言也公羊直云去樂卒事鄭必知往者以下鄭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以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也云已襲則止巫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鄭知然者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云士喪禮亦如此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之禮明天子亦然故云已

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經所云謂天子禮故鄭注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以此言之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案士喪禮君弔之時當大斂之節而鄭注云巫祝桃茢執戈天子禮也使祝代巫執茢諸侯禮也以當大斂之時而解爲未襲前者以士喪禮未襲之前君無親弔今大斂君來巫止門外故鄭以未襲之前解天子諸侯之異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喪大記大斂唯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故注云此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下云荆人使公親襚巫先拂柩時荆王以襄二十八年十二月死至明年正月

則殯來已久得有始行襲禮巫先拂柩者彼云襲者謂加衣於殯非爲尸加衣故下云拂柩及左傳云袚殯而禭是既殯也公以楚人無禮于己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喪有死之道焉注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注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音義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先王恐生者惡死者之事言人之喪也有如鳥獸死散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死散之義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注朝謂遷柩於廟音義朝直遙反注及下皆同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

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者謂將葬前以柩朝廟者夫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饌於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其哀離其室也者謂死者神靈悲哀弃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殁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于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者服氏云不薨于寢寢謂小寢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杜預以爲不以

殯朝廟未詳孰是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注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注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音義殉辭俊反以人從死曰殉幾音祈又音機下同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神明死者異於生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音義芻初拘反明器之道也注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

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

孔子善古而非周音義俑音勇疏正義曰此一節皆記者錄孔子之言善古非殷周之事故云孔子謂夏家爲明器者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旣論夏家之事是又言殷代之非故云可哀哉殷之送死者而用生者之祭器不殆於用生人爲殉乎哉殆近也謂近於用乎生人爲殉所以近者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似若用生人而殉死人故云近也旣言殷代之事將言周代用偶人爲非禮故先言明器芻靈後論偶人之事故言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死者之物還可用塗車芻靈郎明器之物一類自古帝王所制而有之此則豈不可爲用故云明器之道也記者旣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以其語更端故重言孔子謂古之爲芻靈者善謂周家爲俑者不

仁不近於用生人乎哉言近于用生人所以近者謂刻
木為人面目發動與生人無異但無性靈智識故云近
此云用人前言用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
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今俑者形
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上文云塗車芻靈此不言
塗車直言芻靈者以其束茅為人與俑者相對故不取
塗作車也注正義曰謂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
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
前虞以後故上云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明虞氏以來始
有塗車芻靈言非周者謂周為俑人如鄭康成之意則
周初郎用偶人故家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
謂以芻為人康成注引此謂為俑者不仁是象人郎俑
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為塗車芻靈故校人大喪飾遣
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雖或用木無機械發
動偶人謂之俑者皇氏云機械發動踊躍故謂之俑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注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音義爲于僞反下爲君爲使人皆同與音餘下同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音義膝音悉隊本又作墜直媿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爲舊君著服之事注正義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

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爲服唯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注云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未絶者言爵禄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已絶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絶者唯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絶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絶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爲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難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

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為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鄭注此云仕焉而已者取喪服第一條謂年老致仕在國者鄭必以第一條解之者以穆公所問為舊君之反服直問喪服正禮故以第一條致仕者解之其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者案世本云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行是也言放逐之臣者解經中今之君子進人退人不能以禮也如此者不服舊君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言放者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言逐者則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音義捷在接反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注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注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音義瘠徐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衞司徒敬子死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

哭注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子夏曰聞之也與曰

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者主人改服乃改服之事注正義曰此唯云經鄭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此隨主人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故知有綢繆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又至小斂出經反哭與子游前裼裘弔朋友同也前子游云帶經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知是朋友者凡弔則應弁經環經之屬也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苴經檀弓爲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注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

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注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音義遣弃戰反乘繩證反个古賀反焉於虔反大音泰或他佐反偪音逼本或作逼包伯交反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注時齊方奢矯之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爲非禮以矯齊之事有子者孔

子弟子有若也聞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也遣車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唯用一乘又是儉失禮也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禮窆後孝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別竟乃反于時晏子窆竟則反賓客並去又是儉失禮也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者此更舉正禮以證晏子失禮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臂臑也折爲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今晏子略不從禮數是不知也晏子焉知禮者條失事已竟故此并結晏子焉知禮也注正義曰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并及墓而反也偪下解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已下者也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偪下也經唯云及墓而反鄭知不以及墓而反而云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爲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云不留賓客有事也者案既夕

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留賓客有事也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者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諸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故得有遣車知天子遣車九乘者案雜記諸侯七月而卒哭天子則九月而卒哭今諸侯七乘故知天子九乘也云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略也者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七乘是不以命數喪事略也引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者以證經个與遣車數同故云个是牢具也故雜記注云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注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

體也分為三个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為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包蓋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取个未詳也此遣奠所包皆用左胖以其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注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注夾羨道為位夫子孔子也音義相息亮反下注同鄉許亮反下皆同夾古洽反一音頰羨徐音賤音義隱云羨車道曰噫毋注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音義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曰我喪也斯沾注

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音義斯音賜沾依注音覘勑廉反爾專之賔爲賔焉主爲主焉注專猶司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注非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之事曰噫毋者止子張也子張既相以男子西鄉婦人東鄉而昭子不悟禮意乃曰噫毋得如此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既止子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是齊之大家斯盡也人盡來覘視於我當須更爲别禮豈得以依舊禮專猶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賔爲賔位焉與男子之賔同處婦女之主爲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同在主位賔之男子及賔之婦人皆西廂東鄉言非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注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注蓋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注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音義行下孟反見賢遍反下文不敢見同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注內人妻妾音義夫音扶下同本亦有無夫字者注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者斯

此也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爲行必疏薄於賓客朋友之禮故賓客朋友未有感戀爲之出涕者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案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内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内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注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注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音義從才用反疏注正義曰案世本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

子肥世本又云悼子紇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注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音義去羌呂反號戶刀反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注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注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注哭踊無節衣服無制音義徑古定反禮道則不然注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注陶鬱陶也音義

陶徒刀反陶斯咏注咏謳也音義咏音詠謳本亦作嘔烏侯反咏斯猶注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爲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音義猶依注作搖音遙近附近之近猶斯舞注手舞之舞斯慍注慍猶怒也慍斯戚注戚憤恚音義慍斯戚紆運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憤扶粉反恚一瑞反戚斯歎注歎吟息音義吟本或作唫魚今反歎斯辟注辟拊心音義辟婢亦反撫心也辟斯踊矣注踊躍音義躍羊灼反品節斯斯之謂禮注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注無能謂心之無所復

能音義惡烏路反倍音佩下同復扶又反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注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音義絞衾戶交反下音欽蔞音柳翣所甲反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注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音義食音嗣注同謂虞祭也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注舍猶廢也音義舍音捨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注訾病也音義訾似斯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

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踊節其意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爲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微殺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胤云哭踊之情必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興物者興起也物謂衰絰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爲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然衰絰之用一則爲孝子至痛之飾二則使不肖之人企及今止說興物以對微情之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謂直肆己情而徑行之也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禮道則不然者然猶如是也言中國禮道則不如是夷狄也人喜則斯陶者爲明踊次節而踊由心哀故此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斯語助也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

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
雅云鬱陶繇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
陶以思君陶斯咏者咏歌咏也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
之也咏斯猶者搖動身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搖動身體
也猶斯舞者舞起舞也搖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揚
樂之極也舞斯愠者愠怒也外竟違心之謂也凡喜怒
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
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愠也故曲禮云樂不
可極即此謂也何胤云樂終則愠起非始之愠相連繫
也愠斯戚者戚憤恚也怒來觸心故憤怒起也此句對
喜斯陶也戚斯歎者歎吟息也憤恚轉深故因發吟息
也此句對陶斯咏歎斯辟者辟撫心也歎息不泄故至
撫心也此句對咏斯猶辟斯踊矣者撫心不泄乃至跳
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此句對猶斯舞也品節斯斯之謂
禮者品階格也節制斷也斯此也此之謂禮生於哀樂也
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愠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

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欻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又慍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亦不得對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既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人死斯惡之矣者以上明辟踊之節以下明飾喪以奠祭之事人死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以其恐惡之故制絞紟衾設蔞翣以飾之故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之又設遣奠而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死者而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爲者也所以設奠祭者爲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

然不可無節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言哭踊有節正是禮之所宜非禮之病上有若見孺子之慕唯譏哭踊有節不譏絞衾奠祭之事子游秪應答以辟踊即止今更陳絞衾脯醢之事者以有若之意欲直同孺子生者不節其哀死者不加其飾故子游既言生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注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音義疫音役 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注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

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音義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注及下文注大宰大師大史大廟大傅皆同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音扶下初佳反吳王名闔廬子盍戶臘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音義斑伯山反本又作頒音同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注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大音義與音餘下及注有此與同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注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

乎注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各依文解之夫差既見陳大宰嚭來謂行人之官名儀曰是夫也多言夫謂大宰嚭言是大宰嚭也博聞强識多有所言盍何不也嘗試也何不試就問焉我修先君之怨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也則謂之何欲令行人儀以此辭而問大宰嚭也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者此謂以至仁攻至暴用兵如此若兩軍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耇獲則取之大宰嚭特舉古之善以駮吳師之惡師與有無名乎者既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與是語辭注正義曰知吳侵陳者案左傳吳伐楚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有田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陳懷公遂不從吳子光之召至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

舊怨是其事案哀六年吳伐陳鄭知非六年者稱伐不云侵哀元年經雖不見傳云吳侵陳陳與此文同俱云侵故爲哀元年大宰行人官名也者據周禮有大宰卿一人又有大小行人故知大宰及行人皆官名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云夫差吳子光之子者世本及吳世家文也正言殺厲重大者以其殺人故重於斬祀若其不殺直拘囚人而已故輕也故穀梁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又微勸之終其意者上以微切之謂譏斬祀殺厲今復勸之反地歸子故言又也因吳王反地歸子則云師有善名是微勸之也終其意者上譏切斬祀及殺厲是初有其意欲吳哀矜既得吳哀矜則云師有善名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

顏丁善居喪注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注從隨也慨憊貌音義慨皆愛反憊皮拜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者皇皇猶彷徨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者謂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上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也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故此經始死求而不得據內心也上檀弓云既殯求而不得據外貌也既葬慨焉如不及者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既不可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

云如有求而弗得上檀弓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葬後則慨然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爲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猶哀在内心但稍輕耳故鄭注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注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説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長久音義讙音歡說音悅下同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家宰三年注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

宰聽政之事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故鄭隨而解之

知悼子卒未葬注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音義知音智下同平公飲酒注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音義彪彼蚪反師曠李調侍注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音義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鼓鐘注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旣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音義闋苦穴反止也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音義蕢苦怪反注蒯同屠音徒曰在寢注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

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注三酌皆罰音義曠飲於鴆反下飲斯飲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注曩鄉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音義曩乃黨反鄉本亦作鄉同許亮反爭爭鬬之爭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音義子卯不樂如字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疾日人一反知悼子在堂斯其爲

子卯也大矣注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音義比必利反下同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注詔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注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音義爲于僞反嬖必計反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注防禁放溢音義匕必季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注聞

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舉爵於君也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音義觶之豉反字林音支又云酒器近附近之近下聲相近同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注欲後世以爲戒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注此爵遂因杜蕢爲名畢獻獻賓與君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各依文解之曩者爾心或開予者曩鄉也平公呼蕢而進之呼其名曰蕢鄉者汝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者言悼子喪在堂此比其爲子卯之忌大矣言悼子之喪大於子卯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者調是君之嬖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

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者蕢言調是君之嬖褻臣也當規正君憂疾言已身是宰夫亦當規正於君若非因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諫之事皇氏云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下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之公謂侍者曰者者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則必無廢棄此爵恒當留之爲後鑑戒當時在未獻之前故又語侍者云至於今旣畢獻之後此所揚之觶是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注正義曰悼子晉大夫者左傳文下注云平公晉侯彪亦春秋文燕禮記曰請旅侍臣者案燕禮記云凡公所酬旣拜請旅侍臣謂公旣酬臣臣受酬者旣拜謝公恩請行旅酬於侍臣引之者證師曠李調是侍飲之臣也鼓鐘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賓入門者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旣獻而樂闋燕禮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

閑是獻君亦如之經唯云鼓鐘燕禮云若舞則勺知非工入升歌下管閒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爲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杜蕢或作屠蒯者春秋作屠蒯故云或作屠蒯杜蕢屠蒯聲相近故禮傳不同也燕於寢者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也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者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也今所不用也知揚觶是舉爵於君以上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既云杜蕢洗而揚觶故知舉爵於君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媵媵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爲媵此云揚觶

鄭云揚舉也燕禮云媵故鄭云媵送也揚媵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爲舉故揚近得之此謂舉爲得也知獻君與賓者與杜蕢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蕢之言不可旣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皇氏以爲至於今謂記録之人至於今爲記之時謂之杜舉春秋云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樂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案春秋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二文互相足也

禮記注疏卷九

禮記注疏卷九考證

檀弓下車三乘疏則國王宜九乘○王字上不應有國字疑衍文

大夫弔注疏鄭注大夫以下時來弔襚○時來應作特來

又疏廟門謂殯宮門也○臣召南按此廟門即寢門賈疏曰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爲廟也

仁親以爲寶注仁親親行仁義○臣召南按注太遠其

注大學又云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

也視此注爲稍近然何不以愛親直解而必倒其辭

乎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臣召南按國語作再

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穆公曰重耳仁再拜不

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

於利也與此文所記不同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疏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臣召南按拜字讀斷言拜而必用稽顙者其義如是疏非也

重主道也注○臣召南按重之制度疏未言及士喪禮曰重木刊鑿之甸人置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曰木也懸物焉曰重士重長三尺

卒哭曰成事注其辭蓋曰哀薦成事○臣召南按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

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以三虞之文測卒哭之制當是一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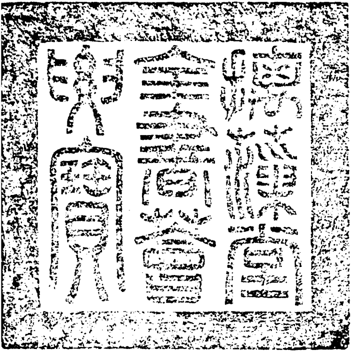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卒哭吉祭○臣召南按士虞記賈疏云卒哭爲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則禫祭以前總爲喪祭也

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洪邁曰嚭乃夫差宰陳遣使者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者簡錯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曰

子卯不樂音義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顧炎武曰甲子乙卯但言子卯古人省文也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注疏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昭字上當有左傳二字各本俱脫

禮記注疏卷九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郭文炤